

文学大纲

时代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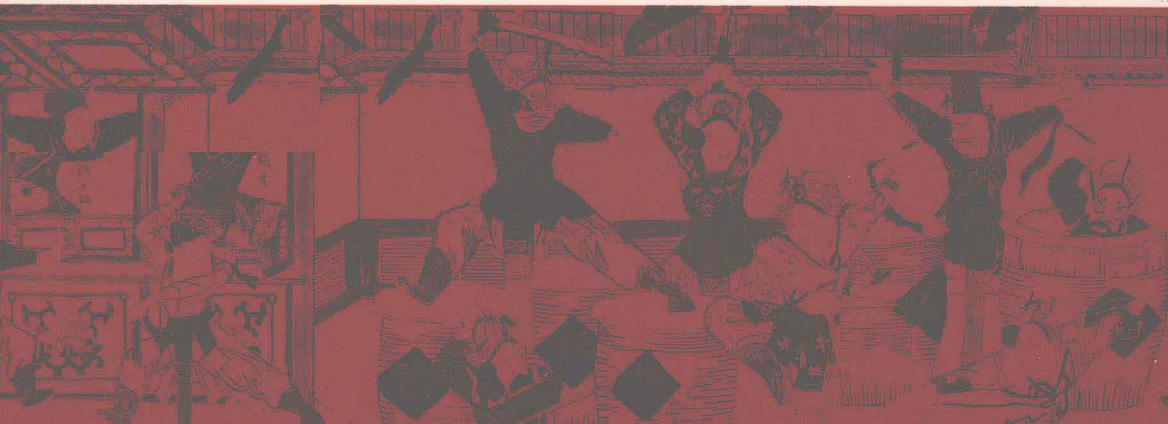
郑振铎◎著

近代卷 上册

插图本文学名著,

郑振铎传世经典

中国世界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近百年来最杰出的文学史



文学大纲

近代卷

(上册)

郑振铎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大纲——近代卷 / 郑振铎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387-2795-1/01

I. 文... II. 郑... III. 文学史—世界—近代 IV.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1386号

出品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陈琛

责任编辑 苗欣宇 付娜

装帧设计 孙俪

排版制作 郭亚蕊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文学大纲——近代卷

郑振铎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62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鑫富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 700×980毫米 1/16 字数 / 336千字 印张 / 24

版次 / 2010年8月第1版 印次 /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59.60元 (上下册)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Publisher's Note



郑振铎（1898-1958），笔名有西谛、CT、郭源新等，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训诂家、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市）。1920年11月，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并主编《世界文库》。1937年创办《救亡日报》，并组织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

作为文史大家，郑振铎著作译作颇丰。著有《郑振铎文集》，专著有《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俄国文学

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短篇小说集有《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有《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等；译著有《沙宁》、《新月集》、《飞鸟集》等。

这套由郑振铎撰写的80多万字的巨著《文学大纲》，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通史。他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20年代，以一种创新的眼光、开放的视野，将中外古今文学史以时间为顺序、以地域为基础进行编排，用45个章节，提纲挈领地讲述了写作文字产生以来世界文学进程中最有影响力的圣典和最重要的文学、文化名贤，内容涵盖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文学理论）、史学、古籍文字等诸多领域。

1927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了《文学大纲》。此次出版，为了能够让读者在“读”到文学作品的同时，还能够“看”到文学故事，特汇集了大量的精美插图，图片与文字互为解释与补充，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读故事与看图片相结合的编排形式，让文学具备可观赏感，引领读者欣赏一段段经典的美丽故事，并从中获得视觉的美感以及精神的愉悦。

因为历史、社会和文化交流的种种原因，原稿中存在大量民国时期的英文译名、书名和地名等，为了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都尽最大努力予以纠正。另外，此书是郑振铎先生上世纪20年代的作品，所以文字叙述多是半白文，本次出版，在尽量保证原书的原汁原味的同时，也做了大量的修订工作，以使其更契合21世纪读者的阅读口味！

本卷为《文学大纲——近代卷》，从19世纪的欧美文学、中国、日本文学，到新世纪（20世纪）的欧美、印度和中国文学，郑先生主要介绍了近代世界各大文明国家的文学典籍，使我们手握一卷，就能尽阅一二百年前的欧美文学的诗歌、小说、戏曲及批评和中国、日本、印度的近代文学的伟大著作之精髓，在了解近代历史文明的同时，尽享当时辉煌绚丽的文学艺术魅力。

我们相信郑振铎先生的这本国内世界文学通史的开山之作，一定能够帮助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世界文学，获得更多的审美感受，从而丰富自己的生活！

编者

2010年5月

作者自序

(商务版)

Preface



文学是没有国界的。阿拉伯人的故事，可以同样地使斯堪的纳维亚人愉悦；英国人的最精纯的创作，可以同样地使日本人感受到他们的美好；中国的晶莹如朝露的词、波斯之歌着“人生如寄”的诗、俄国的掘发“黑土”之秘密的小说，也都可以同样地使世界上别一部分的人感受到与他们本土的人所感受的一模一样的情绪。文学是没有古今界的。希腊的戏曲，至今还为我们所称赏；二千余年前之《诗经》，至今还为我们所诵读。《红楼梦》写的是18世纪的一个家庭的事，狄更斯、萨克雷写的六七十年的英国，陶渊明抒写的是六朝时所感生的情绪，莪默·伽亚谟唱的是中世纪时所感生的心怀，然而他们却同样地能为后来各时代的人所了解，同样地能感动了后来的各时代的无量数的人。

所以我们研究文学，我们欣赏文学，不应该有古今中外之观念，我们如有了空间的或时间的隔限，那么我们将自绝于最弘富的

文学的宝库了。

我们应该只问这是不是最好的，这是不是我们所最被感动的，是不是我们所最喜悦的，却不应该去问这是不是古代的，是不是现代的，这是不是本国的，或是不是外国的，而因此生了一种歧视。

迷恋骸骨与迷恋现代，是要同样地受讥评的，本国主义与外国主义也同样是一种痼癖。

文学的研究着不得爱国主义的色彩，也着不得“古代是最好的”、“现代是最好的”的偏见。然而有了这种偏见，或染了这个色彩的人却不在少数。

《文学大纲》的编辑，便是要辟除以上的偏见，同时并告诉他们：文学是属于人类全体的，文学的园囿是一座绝大的园囿，园隅一朵花落了，一朵花开了，都是与全个园囿的风光有关系的。

《文学大纲》将给读者“以文学世界里伟大的创造的心灵所完成的作品自身之概略”，同时并置那个作品于历史的背景里，告诉大家以从文学的开始到现在，从最古的无名诗人到丁尼生、波特莱尔，“人的精神，当他们受最深挚的感动时，创造的表现现在文学里的情形”，并告诉大家，以这个人的精神，“经了无量数次的表现的，实是一个，而且是继续不断的”。

这个工作真是一个伟大而艰难的工作。文学世界里的各式各样的生物，真是太多了，多到不可以数字计，一个人的能力，哪里能把他们一一地加以评价，加以叙述！仅做一个作家的研究，一个时代、一个国的研究者，已足够消磨你的一生了。要想把所有文学世界里的生物全盘地拿在自己手里，哪里能够做得到。然而已有许多好的专门研究者，做了那些一部分的研究工作了，也有好些很有条理的编者，曾经做过那种全盘的整理工作了。编者的这部工作，除了一小部分中国的东西外，受到他们的恩惠真不少。要没有他们的工作，本书乃至一切同类的书，其出现恐将不可能。这些书的名称，将在本书最后介绍一下。

编者尤其感谢的是约翰·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他编的《文学大纲》（*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的出版，是诱起编者做这个同样工作的主因。在本书的第一卷里，依据他的地方不少，虽然以下并没有什么利

用。梅西（Macy）的《世界文学史》（*The Story of World's Literature*）也特别给编者以许多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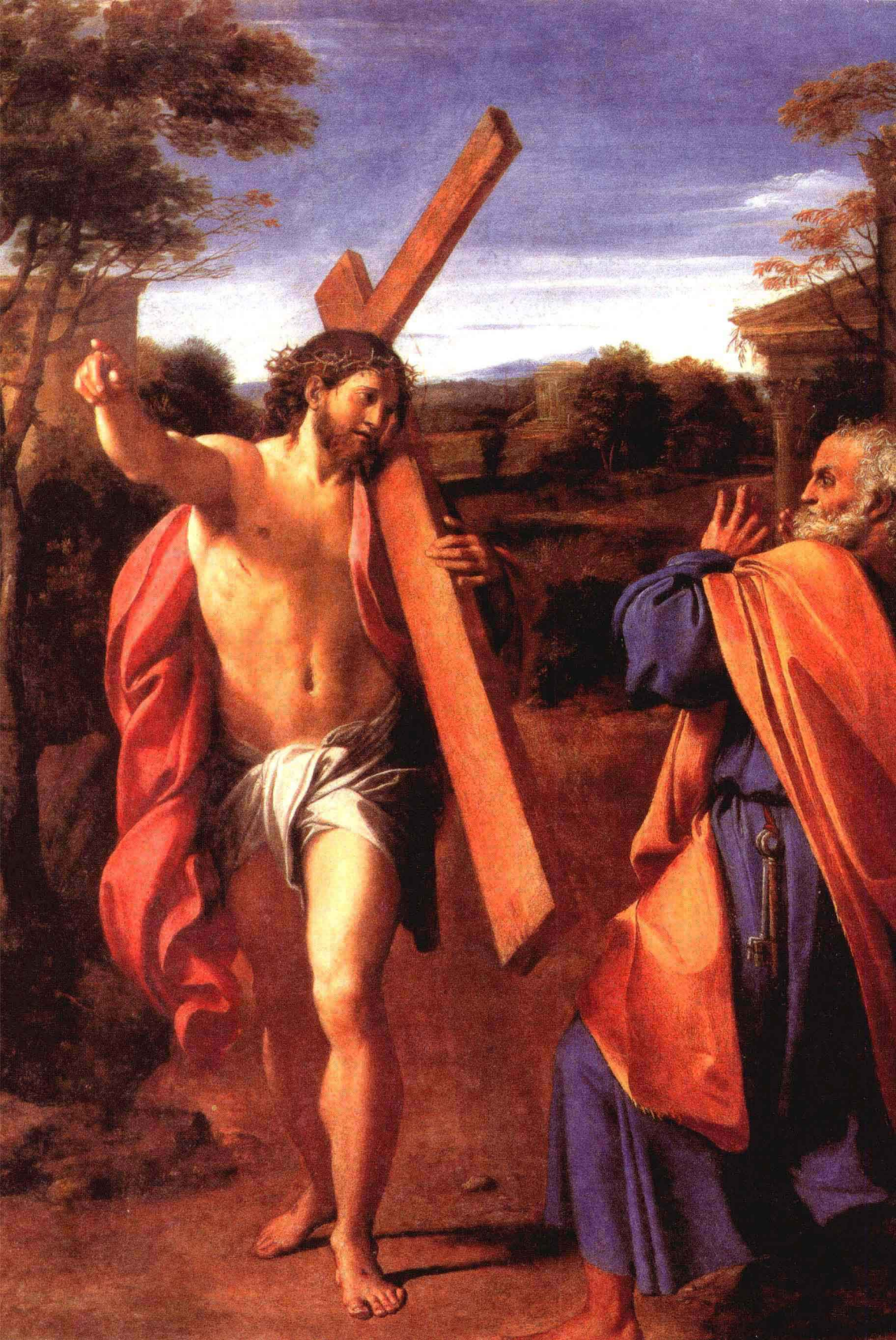
本书的插图颇多，其中从约翰·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的《文学大纲》里引用者不少，此外是编者自己搜集的结果。这些插图可以使本书的读者增加不少兴趣。关于中国的一部分，有许多未注明作者及所从出的书之名者，皆为引用《三才图会》者。这部书的图很有趣，是明人绘的，什么都有，从天文地理以至生物、器用，历代名人的图像也占了十几卷。因为未能一幅一幅地注明，故在此总注一下。

本书曾刊载于十五卷及其后的《小说月报》上。以后又陆续地增入了不少的材料，尤其是中世纪的一个时代及插图的一方面，成为现在的样子。

许多热心的朋友与读者曾时时给我以许多的指示与鼓励，他们的厚意，编者是不能忘记的。商务印书馆对于本书的出版，曾给与编者以种种的便利与帮助，也是编者所十分感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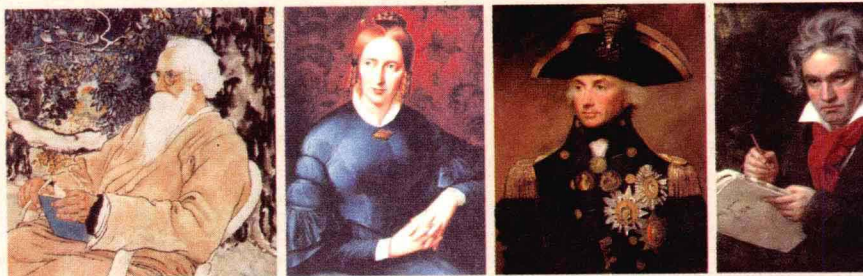
本书的错误与疏漏，自然是必不能免的，希望专门的研究者能随时地指教，予编者以更正的机会，此不独编者个人之幸也。

郑振铎 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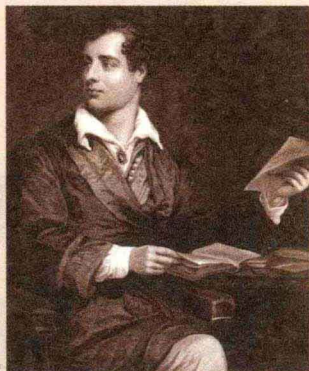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十九世纪的英国诗歌	1
第二章 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	31
第三章 十九世纪的英国批评及其他	57
第四章 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	73
第五章 十九世纪的法国诗歌	97
第六章 十九世纪的法国戏曲及批评	113
第七章 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学	123
第八章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	151
第九章 十九世纪的波兰	183
第十章 十九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学	203
第十一章 十九世纪的南欧文学	231
第十二章 十九世纪的荷兰与比利时	249
第十三章 爱尔兰的文艺复兴	261
第十四章 美国文学	271
第十五章 十九世纪的中国文学	295

第十六章 十九世纪的日本文学·····	313
第十七章 新世纪的文学·····	331
年表·····	369
跋·····	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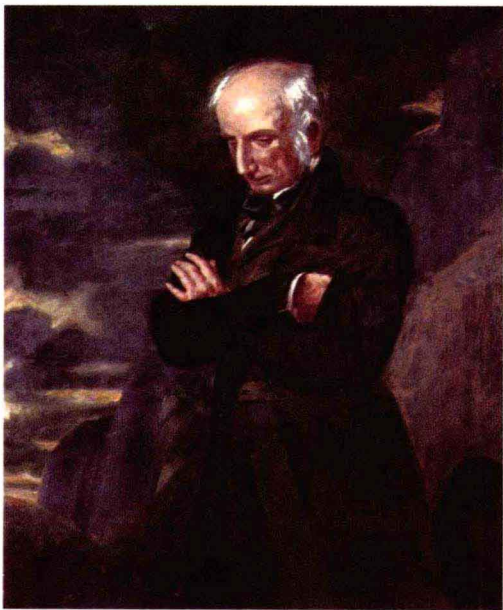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十九世纪的英国诗歌

当19世纪之初叶，英国的重要诗人出现了不少。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三人，被称为“湖畔诗人”，拜伦、雪莱、济慈继之，开创了前所未有之诗坛的灿烂局面。



当19世纪之初叶，英国的重要诗人出现了不少。华兹华斯（Wordsworth）、柯勒律治（Coleridge）、骚塞（Southey）三人，被称为“湖畔诗人”（Lake Poets），拜伦（Byron）、雪莱（Shelley）、济慈（Keats）继之，开创了前所未有之诗坛的灿烂局面。到了维多利亚女皇的时代（Victorian Age），随着英国的政治上的光明与国外侵略政策的成功，伟大的诗人们相继产生，正如繁花如锦、绿荫满布的时光，好鸟各地停在枝头任情啁啾一样。丁尼生（Tennyson）、勃朗宁（Browning）夫妇、罗塞蒂（Rossetti）兄妹、阿诺德（Arnold）、莫里斯（Morris）、斯温伯恩（Swinburne）、梅瑞狄斯（Meredith）、哈代（Hardy）诸人，便是这个光荣的时期内站在前头的作家。



华兹华斯

在1798年的时候，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二人共同出版了一部《抒情歌谣集》（*The Lyrical Ballads*），在那部诗集里面，柯勒律治只贡献了他的著名的《古舟子咏》（*Ancient Mariner*），其余的都是华兹华斯所作。这部《抒情歌谣集》的出现，许多人都以为是英国诗史里一件很重要的事实，是英国诗歌的一个转变点，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宣传者，它的前面



温德米尔湖

的一篇著名序言，尤显示着新的改革的精神。也许这些话是过分些，但至少这部《抒情歌谣集》是给当时的文坛介绍了两个新的诗人、两个很伟大的诗人。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是一个律师的儿子，受教育于剑桥大学（Cambridge）。当1790年时，他到欧洲大陆去游行。那时，正是法国革命的时代，他十分同情革命者。第二年，便又到了法国，与吉伦特党人（Girondists）为伙伴，与他们同住了15个月。后来，他家里的人不供给他费用了，他才回到英国。不久，吉伦特党亦沦灭。当他回时，很以他自己的生活在忧虑。他的朋友们要他在礼拜堂里做事，但这事却与他的性情不合宜。他一心要成一个诗人，可惜诗人却是不能得到什么报酬的。于是他便决心要做一个律师、一个新闻记者。正在这时，他的一位少年朋友死了，留给他900镑的遗产，恳切地要他专心去做个诗人，这个贡献正是恰得其时。于是他住到温德米尔湖（Lake Windermere）边的山上，与柯勒律治及骚塞两个诗人，时时对着那秀美的湖山，互相咏吟，他们二人这时正住在华兹华斯的邻近。因此，时人便称他们三个为“湖畔诗人”。后来，华兹华斯的景况，益益地好起来，得到了父亲的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位置。到了1842年，又得到政府所给的每年300镑的年俸。骚塞死后，他又得到“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的封号，直活到满80岁才死。

华兹华斯为自然与人生的诗人。他爱自然的一切景色，他以满腔的同

情心来观察人生，他重自由，他喜悦真朴自然的生活，所以他所吟咏的多为儿童时代与田家风物。前世纪的诗人考柏（Cowper）等也爱好自然，也赞颂自然的景色，但都只爱好它的外面的美，赞颂它的秀丽的山川与景物；华兹华斯则以内心的同情，洒遍自然的美景上，他所爱的、所赞颂的乃是自然中的生命，乃是与人生融合而为一的自然。像他那样的具有那么广大同情心的诗人是世界诗坛上所绝少见的。我们读他的诗，所感到的是微笑，是宁静，是一种说不出它的美的淡甜而隽永的韵味。

华兹华斯的大著是《远游》（*The Excursion*），一篇哲理的特。在这诗里，叙我们的诗人出去远游，起初遇见一个苏格兰的商贩，他谈到真理、美丽、爱情与希望。又说起一个可怜的女郎，因她丈夫常常远出，忧郁成病而死。二人向前走去，又遇到一位孤僻的人，这人因为常遇失望之事，性情遂变得古怪。于是三人同去访问一位牧师，他们对他们叙述出生在那个地方而死后葬在近旁墓场中的人的有趣故事。最后，他们同到邻近的一个湖边去游览，全书遂以告终。这诗没有什么故事的兴趣，却因远游的机会，而不断地描写着景物，同时并讨论到各种重要的问题。

他的抒情短诗较之《远游》，更为读者所爱。他喜欢一切的朴实，他的题材是朴实的，他的思想是朴实的，而他用以表现他的思想与题材的文字也是朴实的。他没有惊人的奇思，他不写诡异可怪的事物，他不用艳丽浓郁的辞采，他只是用最朴素的文句朴朴实实地写出最平常的故事。小猫和落叶玩着，孩子读着寓言，一个顽童的故事，一个少女的天真的对话，这些都是他的好题材。而他却从这些最平常的事物、最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引出感人无限的思想来。如《我们是七个》一诗，写不知生死之变的孩子，如何的真挚呀，读之真是触着人世的凄惋而柔和之情绪的极端了。

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生于1772年，死于1834年。他的父亲是一个副牧师，但当他还是孩子时即已成了孤儿，被送到伦敦的基督教医院，在那里受教育。他在这时，已是一位勤恳异常的读者，无论什么书，他总是贪婪地捧读着。后来，到了剑桥大学，读了二年书。他疏忽了正当的功课，却游心于宗教、哲学与政治的大书堆中。最后便离了大学，入伍为骑兵，幸而不久便脱离了兵队生活。以后，他与骚塞及别

的青年们，想在北美洲建立一个极乐园。因为资本的缺乏，这个乌托邦的计划终于没有实现。这时，他娶了骚塞妻子的姊妹为妻，写了不少最好的诗。因为友人的帮助，他到德国游历了一趟。1804年他在马耳他（Malta）岛住了九个月，为岛督的秘书。回到伦敦后，发表他著名的《莎士比亚论》。在这个时候，他吸起鸦片来，成了一个幻想者。1810年，他把妻和子都寄在骚塞家里，独自到了伦敦，以后十九年中都过着惰性的幻想者的生活，却也时时地写些重要的东西。但他的诗才却终于因他的懒惰、幻想，而未能充分地发展。他的大部分的诗都只是一个美丽的开始，如一朵一朵的未绽的玫瑰蓓蕾，始终没有开放为绚烂的花朵。他不断地计划着要写伟大的诗篇，却往往一行也不曾写下去。

他早年所作的《古舟子咏》是一篇最好的最完美的作品，这篇诗叙的是：一个老水手对一个赴结婚宴的客人讲述他的可怕的故事，客人想赶快去赴宴，却为老水手眼中的特殊表情所吸引住，不得不立在那里把这故事听完了。老水手和同伴们坐了一只船出海去，一路上很平安。然后遇到了一阵暴风，暴风过后，这



《古舟子咏》纪念碑



柯勒律治

一位水手却射杀了一只航海者所认为好运的象征的海鹅。因此，厄运又降临了。船驶入静海中，那里，没有风也没有浪。太阳如火球似地照耀着，海水绿绿地满浮着腐物，船停在那里不动。杀海鹅的这位水手被视为这次厄运的造因者。水手们都渴得要死去，仿佛有一只船要驶近救他们，却又消失不见了，那是一只幻船。水手们一个个地都死于甲板上，每个死者的眼光都定格在这位杀海鹅者的水手脸上，全船的人，只有他不曾死。后来，他对于他所做的恶事觉得悔恨，于是天使们可怜他的悲苦，使死尸站了起来，仍去做水手们的职务。他们升上了帆，虽然没有风，船却渐渐地移动，到了有风的地方，于是这船便一直驶到了水手的故乡。一个领港者离了海岸出来迎接，但在他到这船之前，它却突然地沉下了，留下这位水手在海波中与死神挣扎着。他为领港者所救。后来，他一想起那时所受的言之不尽的痛苦，便不能忍，他的心在他身内烧着，一直到了把这可怕的故事说了出来，方才觉得舒服。

在柯勒律治没有完的诗篇中，《克丽斯特贝尔》（*Christabel*）与《忽必烈汗》（*Kubla Khan*）二首是最著。《克丽斯特贝尔》写中古



忽必烈汗

事，只成一卷；《忽必烈汗》则为他梦见忽必烈汗宫殿而作者。他的短诗，可讽诵者也不少。《爱》（*Love*）的一诗，论者以为是英国文学中最可爱、最和谐的小诗之一。

柯勒律治写的是怪诞的故事，用的是浓郁的文句，他的想象是一位梦想的诗人心胸中所生的杂乱而丰伟绚丽的想象，与华兹华斯的恬淡明洁